

# 外国人眼中的德川纲吉——以坎普法的江户参府中心

程 永 超

摘要：

本文以德国的医生、博物学家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的著作《日本志》第五卷《江户参府旅行日记》的英文版 *BOOK V. The Author's two Journies To the Emperor's Court at JEDO, the City of his Residence* 为基础，考察了德国人坎普法眼中的德川纲吉的形象。坎普法在日期间获得两次机会跟随荷兰商馆馆长拜谒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结合自己的亲眼所见和江户参府路途中的见闻，坎普法从世界史的角度给予了恶名累累的德川纲吉很高的评价。

关键词：

坎普法；德川纲吉；江户参府

十七世纪的欧洲，一些人没有亲自去过日本却留下了日本相关的书籍，例如 B.Valenius, Arnoldus Montanus, François Valentijn 等。但是德国的医生、博物学家恩格柏特·坎普法<sup>1</sup>（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却是根据自己1690（元禄3）年到1692（元禄5）年旅居日本2年的经历，参考了17世纪70年代（宽文末·延宝期）曾三次担任出岛商馆馆长的 Joannes Camphuys<sup>2</sup> 未刊行的记录，写下了一本日本相关的巨著。坎普法去世10年后，他的著作首先于1727（享宝12）年在伦敦以英文形式出版<sup>3</sup>，题为《日本史》（*The history of Japan*）。随后拉丁语版、法语版分别于1717、1728年出版。而坎普法的德语原版经过 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1751-1820) 的编辑最终于1777-1779年间在坎普法的故乡莱姆戈<sup>4</sup>出版。其内容得到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众多法国启蒙大师和百科全书编纂者的引用。坎普法修正了包括弗朗索瓦·卡隆（Francois Caron）和蒙塔努斯（Arnoldus Montanus）在内的众多错误，被著名西方日本学家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评价为“日本的科学发现者”（scientific discoverer of Japan）。

当然坎普法的著作不仅对18世纪西方日本观的形成影响巨大，其影响也波及日本。他的著作《海外奇谈》（原题：Amoenitatum exoticarum 日文：廻国奇観）（1712）里的一片拉丁语论文，介绍了禁止日本人出海、禁止外国人进入日本等日本与外国交流方面的限制，并认为这种政策对

---

<sup>1</sup> 又称坎贝尔。现代德语发音为坎普法，当时德语发音为坎贝尔。

<sup>2</sup> 又记作 Johannes Camphuys，他曾在1671.10.22 - 1672.11.12, 1673.10.20 - 1674.10.19, 1675.11.7 - 1676.10.27期间三次担任 VOC 的日本出岛荷兰商馆馆长。

<sup>3</sup> Sir Hans Sloan 出资，J.G.Scheuchzer 翻译。

<sup>4</sup> 德语：Lemgo，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市镇，位于汉诺威的西南约70千米处。

当时的日本帝国是一种恰当的保护。这篇论文后来收录到他的德语版《日本志》(*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第一卷, 1777), 并被长崎译员志筑忠雄于1802(享和2)年以“锁国论”为题翻译介绍到日本, 以抄本的形式流传, 这是“锁国”一词的首次出现。虽然“锁国论”于1850(嘉永3)年再次刊行, 却被幕府禁止, 直到19世纪初期日本人承认自己从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 “锁国”这个词语才开始普遍使用。

坎普法于1651年9月16日在莱姆戈出生。父亲 Johannes Kemper 是镇上尼古拉教会的一名牧师。作为次子, 坎普法从小就喜欢读书, 先进入莱姆戈镇的拉丁语学校学习, 然后转学到北欧各地, 学习哲学·语言学·历史等, 最后进入德国柯尼斯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医学。1681年坎普法来到瑞典乌普萨拉, 结识了一些大学教授、政治家和经常出入宫廷的人, 不久便作为瑞典使团的书记官于1683年3月20日出发去斯德哥尔摩。瑞典使团一行于1683年3月首先进入俄国, 在莫斯科受到了伊凡大帝<sup>5</sup>和他的弟弟彼得(后来的彼得大帝)的接见。不久, 一行离开莫斯科, 于1684年3月到达伊朗的伊斯法罕, 几个月后坎普法得到一个机会, 可以作为外科医生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简称 VOC)的舰队访问阿拉伯、莫卧儿帝国、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等国。1688年6月, 坎普法到达印度, 1689年9月到达爪哇(印尼)的巴达维亚(现雅加达), 研究岛上的动植物, 一直逗留到1690年5月。之后又乘船经过暹罗, 于元禄3年8月18日(1690年9月21日)到达长崎, 4天后在出岛登陆。从1690年9月24日到1692年10月31日, 坎普法旅居日本大约2年时间。

旅日两年间, 坎普法分别于1691年和1692年两次跟随荷兰商馆长去江户拜谒幕府将军, 以外国人的视野综合观察并记录了当时的日本历史、社会、政治、宗教、动植物等多个层面, 尤其是对实施严格的“锁国”政策下的元禄时期的日本进行了详细介绍。可以说在18到19世纪, 欧美人就是通过坎普法的《日本志》<sup>6</sup>来了解日本的, 并且在其出版后的一个半世纪内, 成为欧美人论及日本时的首选参考书籍。坎普法的《日本志》特别是第五章的《江户参府旅行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坎普法作为荷兰商馆的医师去江户参拜将军德川纲吉的情景。因此研究坎普法对德川纲吉的看法时, 《江户参府旅行日记》是不可或缺的。

## 一 拜谒将军

德川幕府在实施“锁国”政策的同时, 也亟欲了解葡萄牙等敌对国家的动向以及传教士潜入日本的情况, 因此要求荷兰商馆收集这些情报, 并每年向幕府报告。江户参府往返平均约需三个月; 从1660年起至1790年止每年一次, 之后由于贸易量的减少改为四年一次。参府一行人以商馆长、书记、医师等3人为原则, 伴随着日本人的大队伍。荷兰商馆馆长被视为正式的外国使节, 江户参府

---

<sup>5</sup> 伊凡五世(1666年-1696年), 全名为伊凡五世·阿列克谢维奇·罗曼诺夫(Иван V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 是一位俄罗斯沙皇, 1682年-1696年在位。

<sup>6</sup> 日文:『日本誌』

行列比照其他日本大名的参勤交代。荷兰人借由进献海外情报与奇珍异宝，来换取幕府的信任与通商权；另一方面，随行的学者则记录所到之处的风景与人事物，并与日本学者交流。

坎普法在日期间获得了两次江户参府的机会。第一次是1691（元禄4）年2月19日（阳历）从长崎出发，经过大约一个月，3月13日到达江户，29日拜见将军。第二次是从1692年3月2日（阳历）从长崎出发，当月31日到达江户，4月20日受到将军的接见。江户参府的目的就是去江户拜谒当时的将军德川纲吉。那么，坎普法拜见德川纲吉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

## 1. 正式拜谒

日本著名俳谐师松尾芭蕉（1644-1694）于延宝6（1678）年做了如下俳句：「甲比丹も つくばはせけり 君が春」（中文试译：谒日欧蛮殷勤跪，吾王盛世江户春）。这句俳句是松尾芭蕉35岁时创作的，“甲比丹”指的是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馆长，每年三月左右荷兰商馆馆长都要定期去拜谒将军，向将军进献礼品以表示自己的忠诚，其行列已经成为日本民间的一景。那么作为目击者的坎普法是怎样描述江户参府情景的呢？

As soon as he came thither, they cry'd out aloud Hollanda Captain, which was the signal for him to draw near, and make his obeisances. Accordingly he crawl'd on his hands and knees, he bow'd his forehead quite down to the ground, and so crawl'd backwards like a crab, without uttering one single word. So mean and short a thing is the audience we have of this mighty Monarch, Nor are there any more ceremonies observ'd in the audience he gives, even to the greatest and most powerful Princes of the Empire. For having been call'd into the hall, their names are cried out aloud. then they move on their hands and feet humbly and silently towards the Emperor's feat, and having shew's their submission, by bowing their forehead down to the ground, they creep back again in the same submissive posture.<sup>7</sup>

（中文试译：将军进入拜谒大厅时，马上有人用很大的声音喊到：荷兰商馆馆长。那是让他上前去表示敬意的信号。然后他就在进献礼品摆放处和将军高高的座位之间，按照命令跪拜，头紧贴在榻榻米上手脚并用前进，一言不发，像螃蟹一样。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再三准备的拜谒仪式就这样草草收场。即使每年大名的拜谒也是如此，进入大厅，被大声叫到名字，然后手脚并用一言不发匍匐到将军脚下，头贴在地上，恭恭敬敬表示顺从，然后以同样顺从的姿势慢慢往

<sup>7</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The history of Japan* (London : Printed for the publisher, and sold by Thomas Woodward) P531 日文：「彼が謁見の間に入って行っただと思われた時に、間髪を入れず、オランダ・カピタンという大へん大きな声をした。それは彼が近づいて敬意を表す合図で、それに応じて彼は、献上品がきちんと並べてある場所と、將軍の高い座所との間で、命じられた通りひざまずき、頭を畳にすりつけ手足で這うように進み出て、一言もいわずに全くザリガニと同じように再び引き下がった。いろいろと面倒な手数をかけて準備した拝謁の一切の儀式は、こういうあっけないものであった。毎年大名が行う謁見も同じような経過で、名前を呼ばれ、恭しく敬意を表し、また後ずさりして引き下がるのである。——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江戸参府旅行日記 東京：平凡社 pp.189-191

后退下。)

一般来说，来到江户的荷兰人在等待将军的时候，与诸多大名和官员进行寒暄，然后在长崎奉行<sup>8</sup>的引导下，来到一个大房间，跪拜后将军现身。奏者番<sup>9</sup>叫到“荷兰商馆馆长”(おーらんだのかびたーん (Hollanda Kapitan))，进行跪拜表示顺从后，长崎奉行马上拖着商馆长长袍的下摆，通知他可以退下了。

江户参府的旅程漫长。首先坐船从九州的长崎出发，经过濑户内海，然后步行去江户。一次参府旅行回来平均要耗费90天。但是，对将军的叩拜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而且连将军的长相都来不及仔细看，拜谒仪式就结束了。

In this the Emperor sits, when he gives audience, cross-legg'd, rais'd only on a few carpets. Nor is it an easy matter to see him, the light reaching not quite so far as the place where he sits, besides, that the audience is too short, and the person admitted to it, in so humble and submissive a posture, that he cannot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old up his head, and to view him.<sup>10</sup>

(中文试译: 谒见时，将军盘腿坐着的地方只有几块地毯。但想要看清将军的面貌并非易事。将军坐的地方光线昏暗，并且谒见的时间过于短暂，允许谒见将军的人必须做出一个非常尊敬和服从的姿势以至于他们没有机会抬头正视将军。)

从上述记录可以看见，觐见将军这项对于大名及荷兰商馆长来说极其重要的任务也完全形式化了。在正式拜见中，以无言拜见的形式，用来昭显幕府的威望(「御威光」)。很多时候甚至都看不清将军的面容。

而在1692年坎普法第二次江户参府时，只有荷兰商馆馆长单独参加了正式的拜谒仪式，坎普法对此一笔带过。

Our captain, as they call him, went first alone to make his submission to the Emperor,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 of the country, and in the company's name to offer their presents.<sup>11</sup>

---

<sup>8</sup> 日本武士执政时代的官名。奉命处理事务。

<sup>9</sup> 也称奏者役，其任务是在大名、诸官员拜见将军时，朗读他们的名字、进贡物品及将军的恩赐物。

<sup>10</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31 日文:「そこはちょうど部屋のすみで、数枚の畳が敷いてある高くなった所に將軍が、体の下に両足を組んで坐っていたが、その姿がよく見られないのは、十分な光がそこまで届かなかったし、また謁見があまりに速く行われ、われわれは頭を下げたまま伺候し、自分の頭をあげて將軍を見ることが許されぬまま、再び引下が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らである。」——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 p.191

<sup>11</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82 「カピタン一人が將軍の座所の前に進み出て、献上品を捧呈したのは十二時で」——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 p.277

(中文试译:我们的商馆长, 被叫到名字后, 就独自去拜谒将军, 按照日本的习惯对将军表示敬意, 然后以公司的名义献上贡品。)

那么, 50多年前、拜见将军的情景是怎样的呢?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出版的《日本相关海外史料 荷兰商馆长日记》(『日本関係海外史料 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 的记载如下。

彼は約八ないし十〇尋離れた高い場所に、大変大きなしかも高価な服装をし、単独で(つまり我々以外の誰も自分の傍につけずに)我々を迎えるために坐っていた。我々の贈物はその広間の隅の陛下から見えるところに置かれていた。その場で我々は真直ぐに膝行し、そしてそのまま表敬を行い、そしてまたこれらの贈物がオランダ人から陛下に贈られることを望むことを態度で示すようにと指図された。そのことがその通りに行われると、最高の閣僚ウタ殿(酒井雅樂頭忠世)は(大身の閣僚オイエヤサンニケ殿ならびに他の小身の人々が我々の傍や周りに坐っているなかで)大声で次の言葉を述べた。すなわち、オランダ人たちが、彼等の恩赦と釈放に対する感謝を述べるため表敬を行います、とこれらの言葉が言われるや否や、我々は立ち上るよう目配せを受け、その通りにして、そして(そこに居合わせた閣僚及び皇帝の貴人たちに表敬を終えてのち)宿に帰った。<sup>12</sup>

(中文试译:他坐在大约8-10寻<sup>13</sup>远的高台上, 穿着宽大昂贵的服装, 为了欢迎我们单独(也就是我们互相不靠近)坐着。我们赠送的礼物摆放在大厅中将军能够看得到的一角。我们全部跪地行走, 表示敬意, 然后老中(酒井忠世)大声宣布, 这些物品都是荷兰人赠送给将军的, 荷兰人对将军的恩赦和释放表示感谢, 向我们使眼色让我们起立, 我们向在场的大臣等表示敬意后退下。)

此处所记载的参拜将军的形式, 也是将军一言不发, 只是公布一下进贡物品而已, 是整个东亚约定俗成的形式。<sup>14</sup>

那么在坎普法拜见其他皇帝时也是这样的吗? 在坎普法给他的兄长约阿希姆·坎普法<sup>15</sup>的信中, 对拜见伊凡四世<sup>16</sup>和彼得大帝<sup>17</sup>的情景描述如下。

われわれは公式謁見式に臨み、両ロシア皇帝陛下の手に接吻しましたが、その光景は夢かと

<sup>12</sup> 東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刊行 『日本関係海外史料 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 訳文編之一 (上) 東京大学出版会、p.174

<sup>13</sup> 日本古代长度单位, 1寻大约为6尺, 即1.8米。

<sup>14</sup> 参见 永積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東京: 創文社 1990 p.99

<sup>15</sup> Joachim kaempfer.1646-1706

<sup>16</sup> 伊凡四世·瓦西里耶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1530-1584), 又被称为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 留里克王朝君主, 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

<sup>17</sup> 彼得一世·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俄语: 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 1672-1725) 为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1682-1725), 及俄国皇帝(1721-1725)。

思うばかりに素晴らしいものでした。<sup>18</sup>

(中文试译:我们出席了正式的拜见仪式, 亲吻了两位俄国皇帝陛下的手, 这个场景就像梦一样不可思议。)

与拜见俄国皇帝的情景相比, 荷兰人在日本的时候, 按照日本的礼仪行事, 在欧洲的时候, 遵循欧洲的礼仪。这大概也是荷兰人可以代替葡萄牙人垄断17世纪日本贸易的最根本的原因吧。

## 2. 非正式拜谒

从1682(天和2) 年左右开始, 商馆长向将军表示敬意的仪式结束之后, 举行第二次谒见已经成为惯例。坎普法一行经过昏暗的长廊, 来到大厅, 以便供将军和他的夫人子女、以及大奥的女官们观赏。

Formerly all we had to do at the Emperor's court, was compleas'd by the captain's paying him the usual homage, after the manner above related. A few days after, some laws concerning our trade and behaviour were read to him, which, in the name of the Dutch, he promis'd to keep, and so was dispatch'd back to Nagasaki. But for about these twenty years last past, he and the rest of the Dutchmen, that came up with the Embassy to Jedo, were conducted deeper into the palace, to give the Empress and the Ladies of her court, and the Princesses of the Blood, the diversion of seeing us. In this second audience, the Emperor, and the ladies invited to it, attend behind skreens and lattices, but the Counsellors of State, and other Officers of the Court, sit in the open rooms, in their usual and elegant order.<sup>19</sup>

(中文试译:以前拜谒时, 一般是商馆长一人按照日本的习惯表示敬意。几天后, 在他面前宣读一些通商及行为相关的法律, 然后他以荷兰国民的名义发誓会遵守这些法规, 然后就得到允许返回长崎。但是近二十年来, 商馆馆长和其余江户参府的荷兰人, 有机会进入宫廷内部, 让将军的夫人们及儿子们观看。在第二次谒见中, 将军和夫人们躲在帘子后面, 但是老中和其他官员以优雅的姿势坐在大厅中。)

1691年, 在第二次谒见即非正式谒见参拜的时候, 荷兰人也是认认真真遵守日本的习惯和礼

---

<sup>18</sup> ケンベル著、今井正編訳 (2001) p.16 「刊行者の序文」

<sup>19</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32 日文:「昔は拜謁の時、カピタン一人が出頭し、それから二、三日後に彼は面前で法規が読まれるのを拝聴し、オランダ国民の名においてそれを守ることを約束すれば十分で、老中から再び長崎に帰ることが許されたのである。しかし現在、つまりこの20年来は、使節と一緒にやって来たオランダ人たちを、最初の拜謁の後で再び御殿のずっと奥に招じ入れ、娯楽や見物の目的で、將軍の夫人や、そのために招かれている一族の姫や、そのほか大奥の女たちの前に、連れ出すのである。その時、將軍は女たちと一緒に簾の後ろに隠れていたが、老中や拜謁に陪席を命じられた他の高官は、見える所に坐っていた。」——ケンベル著、斎藤信訳 (1977) p.191

仪，首先用日本式礼仪（お辞儀）对将军表示敬意。

We were commanded to sit down, having first made our obeysances after the Japanese manner, creeping and bowing our heads to the ground, towards that part part of the Lattices, behind which the Emperor was.<sup>20</sup>

（中文试译：我们每个人都面向将军就坐的一侧，按照命令，一直低头直到接近地面，朝着将军的方向爬过去，行日本礼。）

之后，荷兰商馆馆长以公司的名义宣读效忠将军的誓词，表达对幕府给予荷兰通商机会的谢意。翻译译成日语后传达给将军，然后将军的回答通过侧用人<sup>21</sup>传给翻译再译成荷兰语传达给荷兰商馆馆长。这些必要的程序结束后，气氛就一下转变了。将军开始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向荷兰商馆馆长询问荷兰到巴达维亚的距离、长崎到巴达维亚的距离等地理方面的知识；又向坎普法询问最重的病是什么、癌症和溃疡的治疗方法、西方有没有长生不老药等医学方面的知识。经过一系列无聊的问话后，将军又要求他们像杂耍艺人一样做各种动作。大家都感到非常稀奇，连大奥里面的妇人都在拉门上扎孔争相观看荷兰人的表演。整个拜谒过程持续了大概两个小时。

Then he order'd us to take off our Cappa, or Cloak, being our Garment of Ceremony, then to stand upright, that he might have a full view of us; again to walk, to stand still, to compliment each other, to dance, to jump, to play the drunkard, to speak broken Japanese, to read Dutch, to paint, to sing, to put our cloaks on and off. Mean while we obey'd the Emperor's commands in the best manner we could, I join'd to my dance a love-song in High German. In this manner, and with innumerable such other apish tricks, we must suffer ourselves to contribute to the Emperor's and the Court's diversion.<sup>22</sup>

<sup>20</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33 日文：「われわれの一人一人は、すぐに將軍のおられる側に向って、命じられるままに、床につくほど頭を下げ、將軍の方へ這うようように進み出て、日本式にお辞儀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p.196

<sup>21</sup> 日本徳川幕府时期将军的近侍，由第五代将军徳川纲吉设置。主要职责是向老中传达将军命令和向将军转呈老中等的奏章，地位等同与老中，但权势往往凌驾于老中之上。

<sup>22</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34-535 日文：「將軍はわれわれに外套、つまり礼装を脱がせ、われわれの顔をよく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上体を起して坐ることを命じた。しかし將軍が要求したことはこれだけではなくて、本当の猿芝居をすることに、われわれは同意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が、私にはもうすべて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ことさえできない。われわれはある時は立ち上がってあちこちと歩か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し、ある時は互いに挨拶し、それから踊ったり、跳ねたり、酔払いの真似をしたり、つかえつかえ日本語を話したり、絵を描き、オランダ語やドイツ語を読んだり、歌をうたったり、外套を着たり脱いだり等々で、私はその時ドイツの恋の歌をうたった。しかし、わが長官の威信が傷付けられてはならないと、高官たちが気付いたので、カピタンは跳ねたりしないで済んだ。しかも彼は真面目で敏感な性格でもあった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たところで、全くうまくは行か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もちろん先方には少しの悪意もないのだが、絶えず不当な要求に応じながら、二時間にわたり、こういうようにして見物されたのである。」

(中文试译:将军命令我们脱掉盛装的外套或者说是斗篷,然后让我们站起来,以便他能全面观察我们,然后要求我们走路、站立、互相寒暄、跳舞、跳跃、扮演醉汉、讲日语、讲荷兰语、画画、唱歌,穿脱斗篷。同时我们以自己最大努力遵守将军的命令,我还在跳舞的时候演唱了一首德语歌。这样我们必须强迫自己按照将军和大臣的要求进行无数这样的模仿。)

1692年的非正式谒见也是一样。将军问了许多自己关心的问题。例如巴达维亚总督和皇子的身份高低问题,欧洲有没有打雷、地震等自然灾害等。然后又让坎普法表演了一些行为,例如夫妻之间怎么表达爱意,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如何表示尊重及在欧洲拜见皇帝的礼节等等。最后将军还特别要求坎普法跳舞、唱歌,坎普法演唱了两首歌,赢来很多喝彩。唱到高潮部分,坎普法还脱下外套,走向将军,用欧洲人的礼节向将军告别,这次的非正式谒见就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通过这两次的会面,坎普法对将军的好感倍增,尤其是被将军亲自点名歌唱,对于坎普法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由于非正式谒见时,将军和夫人们都非常满足。将军赏赐了很多点心,还有服装。接受将军恩赐的服装时,“商馆馆长也是匍匐前进,必须把恩赐服装顶在头上。”<sup>23</sup>

## 二 生类怜悯令

提起被称为“狗将军”(犬公方)的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不少人都会想到他颁布的“生类怜悯令”(生類憐みの令)。这个法令是江户时代发布的所有政策、法令中是最为有名的,被大家称为奇政。

德川纲吉皈依佛教,从1685(贞享2)年开始颁布“生类怜悯令”,禁止屠杀狗及狗之外的一切动物,一直到德川纲吉去世的1709(宝永6)年1月才废止。这条法令持续了20多年,使民生荼毒,野狗横行。

那么,坎普法所看到的“生类怜悯令”的执行情况是怎样的呢。

As he was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s, a great dog catch'd hold of him, and bit him cruelly in the calf of his leg. Upon our asking him whether or no he had reveng'd himself on the dog? he return'd in answer, That he was not such a fool as to run the hazard of his life into the bargain: For, said he, we are forbid under severe penalties to kill any same cock, or hen: and to kill a dog, for which animal the Emperor hath a peculiar esteem, is a capital crime. If a dog, or other tame animal dies, the housekeepers must notify their death to the Ottona, or

<sup>23</sup> 原文:「カピタンは匍うように進み出て、時服の端を頭上におしいただかねばならなかった」——ケンベル著、斎藤信訳(1977) pp.282-283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street, as well as the death of their domesticks.<sup>24</sup>

(中文试译:一个人走在街上的时候,一条大狗咬住了他,并且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小腿。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反抗打狗时,他说到,我又不是个傻瓜,我不会拿我的生命冒险的。我们被禁止杀害任何公鸡、母鸡、和狗,我们的皇帝对这些动物有一种特殊的崇拜。这是一条很严格的法律,如果我们违反,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如果一只狗或者其他温顺的动物死去,主人必须将他们的死讯通知街道官员,就像他们的家人去世一样。)

这条记录的前半部分记录了平民对“生类怜悯令”的态度,宁愿被狗咬也不会大狗,可见这条法令已经严重妨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但是最后又说道,如果有任何动物死去,都要求被温柔地对待,并且要报告街道的官员备案。这说明,在元禄时期的日本,动物档案就已经建立,而且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与人一样的尊重。

《江户参府旅行日记》中也记载了坎普法从日本人那里听来的一则笑话。由于饲养的狗死亡,按照法令必须把狗埋葬到山中的墓地里。扛着狗尸体登山的男子抱怨说,“要不是将军出生在狗年,我哪能费这么大劲!”<sup>25</sup>。旁边一个人听到这话说“不要说犯忌讳的话。如果将军是马年出生的,你岂不是更加辛苦!”<sup>26</sup>。这段笑话真实记录了当时人民对于“生类怜悯令”的真实想法。

We went by the place where publick orders and proclamations are put up lately, and twenty Shuits of silver nail'd to the post, to be given as a reward to any body that would discover the accomplices of the murder lately committed upon a dog.<sup>27</sup>

(中文试译:我们看到了一个布告牌,上面刚刚张贴了一条公告,20朱银被定在布告牌上以奖励那些发现杀狗嫌疑犯的人的。)

实际上,“生类怜悯令”中“生物”的内容,从以狗·马等为中心,扩展到猴子、鸟、龟、蛇、蟋蟀·金琵琶到蝶螈,还包括了禁止弃婴和抛弃老人等保护弱者的内容。当时,有不少人把濒临死亡的病人扔到山里,并不以为然。因此,纲吉才颁布了这项法律,不仅保护动物,也保护孩子、病人等弱势群体,即要保护、怜爱一切生物。坎普法的记录如下:

<sup>24</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81 日文:「われわれは彼に、お前はその犬をやっつけてしまわなかったのかと尋ねると、男はびっくりした様子で、一体あなたはそうえなお自分の命まで賭けろ、とでもお考えなのですか、と答えた。飼ひ馴らされたメンドリやオンドリ、あるいはとりわけ犬(これが特に大事にされている)を殺したりすることは、特に犯罪とみなされるというのは偏見も甚だしい。なぜなら自分の使用人が死んだ場合には、すぐ町役人に届けなければならぬが、犬が死んでもこれと同じ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からである。」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記(1977) p.276

<sup>25</sup> 「犬の年に生まれた將軍のお蔭で俺はこんな苦勞をする」

<sup>26</sup> 「罰あたりなことを言うでない。もし將軍が馬の年に生まれたら、お前はもっと苦勞したのだ」

<sup>27</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607 日文:「城の堀端を通り過ぎた時に、制札場があり、ちょうど新しい触れが張り出され、銀二〇朱は添えてあって、犬を殺した犯人の名を知らせた者には、褒美として二〇朱を与える旨が記されていた。なぜなら、こういう行為は、しばしば罰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記(1977) p.316

The first thing we were told, after our return to Dejima, was, that about ten days before orders had been sent from Jedo not to kill any living creature, but fish, unless it be for the Dutch and Chinese, and not to sell any cattle or poultry. We took notice accordingly, in our passage thro' the city, that all poultry-shops were shut, tho's in the mean time they made no scruple to sell them in private in their houses.<sup>28</sup>

(中文试译:当我们回到出岛时,首先被告知的事情就是10天前政府颁布了法律禁止杀害除鱼之外的一切生物,除非是为了荷兰人和中国人。并且禁止出售任何牛或者家禽。因此在我们回来的路上我们注意到所有的家禽店都停业了,虽然他们依然偷偷在家里出售家禽。)

如此看来,虽然德川纲吉颁布的“生类怜悯令”被一般人成为恶法,但是坎普法没有只看事情的表面,对于这条法律的内容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通过坎普法的记录,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了“生类怜悯令”具体的内容和真实的执行情况以及民间对这条法令的理解,这对重新解读纲吉时期的政治有一定辅助作用。

### 三 对纲吉的评价

德川纲吉(1646-1709)是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1680年至1709年在位,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子,由于他的哥哥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去世时没有子嗣而就任将军。他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任命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特别是德川纲吉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颁布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

当代对德川纲吉的评价偏低,很大原因是受到了日剧、歌舞伎剧、演剧、小说、电影、漫画等作品的影响,例如著名的忠臣藏和水户黄门相关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在“忠臣藏”(元禄赤穗事件)中,由于高家吉良义央欺负赤穗藩主浅野长矩,浅野长矩于松之廊下用腰刀砍伤高家吉良义央。事件发生后,德川纲吉非常愤怒,独断地裁定浅野即日切腹,因而浅野于下午五时在田村右京太夫邸切腹。这就是著名的元禄赤穗事件的开端。还有就是“水户黄门”(德川光圀)为了劝谏纲吉的恶政

<sup>28</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608 日文:「われわれが出島に着いて第一に変わったと気付いたことは、食用の鳥類を売る店が閉ざされたことで、その理由は一〇日前に江戸幕府の命令が出て、魚類のほか、動物は何ひとつ殺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からである。」——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 p.318

“生类怜悯令”，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加之，由于光圀编纂《大日本史》，为了奉承水户黄门，后世在作品中就贬低了亲自讲授易经的纲吉。

那么，坎普法眼中的“狗将军”是怎么一种形象呢？

在文化信仰方面，纲吉可以说是德川时代最热衷推广儒教的将军。不仅如此，他还想效仿儒教古典文献中的中国古代理想君主尧舜统治日本。《江戸参府旅行日記》就记录了德川纲吉为了祭奠儒教的创始人孔子而特意在汤岛建立圣堂一事。

The same day we were told, that about a year ago the Emperor had built a Mia, or Temple, in honour and memory of the great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Politician Kooji, who wrote a treatise upon the art of governing, and that this year he had built another, which he went to see on the very day of our arrival.<sup>29</sup>

(中文试译：据说，将军今年和去年一样，为了表示对讲授政道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尊敬，建立了第二宫。并且纲吉在我们抵达东京的那天，亲自去拜访了那里。)

在法制方面，纲吉的法律制度十分严格。由于实施“锁国政策”，走私贸易（密貿易）相当猖獗。幕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走私贸易严加禁止。因此，德川纲吉颁布了相关法律，对从事走私贸易的人实施非常严厉的惩罚。关于德川纲吉的赏罚分明的情况，《德川实记》也有所记载。坎普法对惩罚的严厉程度描述如下。

The Judges in this country, generally speaking, are little inclin'd to mercy, the criminals are try'd without lots of time, and the facts being prov'd, which is the only thing they go upon, they are punish'd according to law with the utmost severity.<sup>30</sup>

(中文试译：在这个时候奉行也不会顾忌感情和公平，按照严格的法律，坚持极其严格的原则，根据罪行和证据对犯人进行处理。)

不仅对于罪犯，甚至对于修理城墙、建造新城等琐事也必须取得将军的许可。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法律健全程度，连维修城墙这种事情也必须将军亲自批准。

However, if there be any part thereof going to ruin, the same cannot be rebuilt, without the

<sup>29</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81 日文：「このごろ噂によると、將軍が、昨年と同様に今年も、有名な中国の哲学者で、政道を説いた政治家孔子を敬って、第二の宮を建てさせた。そして、われわれが江戸に到着した前日にここを訪れ」——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pp.275-276

<sup>30</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567 日文：「奉行はこういうときには総じて感情や公平さによらず、きびしい法律と非常に厳格さを堅持し、犯行や証拠に従って処理するのである」——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1977）p.253

knowledge and express leave of the Emperor.<sup>31</sup>

(中文试译:城中的建筑物都保护的很好,但在大修理前也有事先报告将军取得许可,没有将军许可的话,即使小修小补也不允许,随便在全国的任何地方建造新城也是不允许的。)

针对德川纲吉采取如此之多严格法令的原因,坎普法进行了如下分析。

It is the common opinion, suppos'd to hold true in all Countries: the more laws the more offenders. As to the magistrates of this, it is no inconsiderable proof or their wisdom and circumspection, as well as the tenderness and love for their people, that they made it their endeavour to put a stop even to ask imaginable opportunities, which might tempt and induce people to commit crimes, by express and severe laws, which are so far from being not, or but slightly observ'd, that none but corporal punishments, or an unavoidable death are known to attend the least transgression thereof. Hence it is, that in this heathen country fewer capital crimes are tried before the courts of justice, and less criminal blood shed by the hands of publick executioners, than perhaps in any part of Christianity. So powerfully works the fear of an inevitable shameful death, upon the minds of a nation, otherwise so stubborn as the Japanese, and so regardless of their lives, that nothing else, but such an unbound strictness, would be able to keep them within due bounds of continence and virtue.<sup>32</sup>

(中文试译:一般来说,法律条文多的地方,罪犯也多。但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却利用他们的智慧和慎重,还有他们的小心和对人民的爱戴,通过制定许多新的法律来尽力阻止所以可能导致犯罪的机会。哪怕触犯一丝法律,都会受到比想象更严重的肉体惩罚或者不可避免的死刑惩罚。但是,严密考虑后,我发现比起我们这些基督教国家,在这个异教国几乎没有人出现在在法庭上,刽子手也没有双手沾满犯罪者的鲜血。利用日本人对必然的羞愧之死的恐惧,对固执及不在乎生命的鞑鞑人来说,只有用自制和美德才能阻止犯罪。)

通过坎普法的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坎普法高度赞扬了纲吉实施严格法律的效果,并对比自

---

<sup>31</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413日文:「城の建物は大へん良く維持されているが、大修理は前もって將軍に知らせて許可を得たうえでなければ、少しでも手を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この国のどこかの地方で新しい城を築くことも許されない。」——ケンペル著、齋藤信記(1977) p.28

<sup>32</sup> Kaempfer, Engelbert (1728) pp.415-416日文:「普通に判断すると、多くの法律のあるところには、また多くの犯罪者がいる、という。しかし、この国の政府当局は非常に用心深く、父のように油断がないので、犯罪が予想されるあらゆる機会を予防しようとして、たくさんの新しい法律を作るのは当然であって、これは音の出ない鐘ではなくて、実際に違反者に対しては避けがたい死刑の判決を下すのである。しかしながら、これらの法律を厳密に考察すると、われわれキリスト教徒の国々よりも、この大きな異教の国では、刑場が人間の肉体で満ち溢れ、犯罪人の血で煙ることは少ない。平生は自分の生命をそれほど思っていないこのタートル人的な強情な国民も、全く避け難い死刑に対する恐怖の念で甚だしく抑制され、犯罪の減少を可能にしている。」——ケンペル著、齋藤信記(1977) pp.31-32

己の祖国，发现日本的犯罪率很低，加深了对德川纲吉的好感。

在坎普法第一次参拜将军时，他演唱了一首当时德国的爱情歌曲。其中，夹杂了赞美纲吉的话语。这首歌曲一共5个小节，其中的第4节是对德川纲吉的赞美，在此引用如下。

大いなる者よ あまつ御子よ  
はるけき国を統<sup>す</sup>べたもう君よ  
黄金<sup>こがね</sup>ゆたけく またなき力  
われ御<sup>み</sup>栄<sup>さかえ</sup>の冠<sup>かむり</sup>にちかわん  
なが財<sup>と</sup>宝<sup>み</sup> なが錦  
色香めでたきなが女人  
綾なす世の華美をも御前にありて  
一瞥にもあたわぬことを<sup>33</sup>  
(中文试译：伟大的人啊 天之骄子  
统治遥远王国的君主啊  
黄金丰盈 独一无二的权利  
我向皇冠发誓  
永久的财富 绵长的锦缎  
香艳漂亮的女人  
彩绘的盛世繁华都在您的面前  
奢求你能看上一眼)

另外，坎普法还在《廻国奇观》(『廻国奇観』)中对〈理所当然的日本锁国〉(「もっともな理由のある日本の鎖国」)一文中对当时的将军德川纲吉给予了如下评价。

現在日本を支配している将軍綱吉は、死後厳有院と呼ばれている先代家綱の子であり、台徳院の孫であるが、氣宇雄大にして天性勝れ、父方の才徳を一身に享け、国法を厳守し、臣下

<sup>33</sup> ケンベル著、斎藤信訳 (1977) p.335 全詩如下：「たぐい稀なる君が御前に罷りいで 心あらたに わがつとめ思いし  
る わが身に余るこのうるわしのつとめ わが胸裡にしむこのうれしきつとめ われ誓う ここにあらため ひたすら  
おくせず 白日のもと こしかたゆくすえ かわらぬ忠誠の心を // されどこのつとめ この負目にも わがこの誓い  
このほめ歌にも まさは きよなる御姿 あめつちの神々の恵みに輝き 世にならぶものなき こよなく秀でし威  
徳 これぞわが心とらえて離さぬ鎖 わが足をとどむ足かせならんや // げに天使とみまごう御姿 愚かなり みすがた  
忘れんものと むなしくも かさねしころみよ 孤哩蜜壘 高加索 土耳其をめぐり はては印度河 安日河に さまよい  
ゆきしかども くすしき御姿まなかいをさらず 燃ゆる想い消ゆることあらじ // 大いなる者よ あまつ御子よ はるけ  
き国を統<sup>す</sup>べたもう君よ 黄金<sup>こがね</sup>ゆたけく またなき力 われ御<sup>み</sup>栄<sup>さかえ</sup>の冠<sup>かむり</sup>にちかわん なが財<sup>と</sup>宝<sup>み</sup> なが錦 色香めでたきなが女  
人 綾なす世の華美をも御前にありて 一瞥にもあたわぬことを // 虚栄の宮ぞ去れかし 財宝<sup>たから</sup>の国ぞ消ゆべし わがひ  
たすらもとむるはただ 咲きいづる心の花につちかいし こよなき愛のまこと ひたむきにいそしむは 御姿を慕うわが  
心の ひとえに なが心ととけ合はんことぞ //」

には極めて寛大である。かれは幼少にして孔子の教えによって薫陶を受け、将軍となってからは、その国民と国柄に適合する政治を行っている。かれの下に全国民は打って一丸となって生活し、神々を敬い、法律を遵奉し、長上に従い、同業に対しては親しい中にも礼儀を正しくしている。

日本の国民は、世界の他の国民に比べて礼節、道義、技術および優雅な举措の点で勝れたものを持ち、繁昌する国内の商売、豊穰な沃土、強健な身体、勇敢な精神、余剰のある生活必需物質、破られることのない国内の平穩等の諸点で、恵まれた環境に置かれている。<sup>34</sup>

(中文试译：现在统治日本的将军纲吉，是谥号严有院的前代将军家纲的儿子，台德院的孙子，胸襟开阔，天性争强好胜，集父亲的才德于一身，严守国法，对待臣下极其宽容。他幼时诵读孔子的书籍因此受到儒学的熏陶，就任将军后，结合国民和国情执政。在他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认真生活，尊敬神灵，遵守法律，尊敬长辈，对待同行亲切又不失礼仪。

日本の国民和世界其他国民相比，在礼节、道义、技术及优雅举止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从繁荣的国内贸易，丰收的沃土，强健的体魄，勇敢的精神，有剩余的生活必需品，牢固不破的国内和平状态等各点来看，日本都处于一个很好的环境中。)

可见，虽然纲吉颁布了“天下的恶法”“生类怜悯令”，被戏称为“狗将军”（犬公方），留下了一世恶名。但由于纲吉在位间，重视法律和学问，积极推进“文治政治”，尤其重视儒教，使得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因此，作为德国人的坎普法从世界史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与日本本国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位卓越的君主。

#### 四 小结

由于坎普法的丰富的世界旅行经历，他能够以相对客观、包容的心去了解日本。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去评价当时的将军德川纲吉。坎普法眼中的德川纲吉是一个热心儒教传播，实施严格法律在减少犯罪上卓有成效，使国民幸福生活的一代君主。正是由于坎普法的著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日本对纲吉的恶评截然不同，西方世界一直认为德川纲吉是一位卓越的君主，对日本实施公正、宽大的统治，比欧洲的君主更加尊重学问和艺术。作为西方人，坎普法对德川纲吉的评价对我们重新认识德川纲吉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

<sup>34</sup> ケンペル著、今井正編訳（2001）pp.1154-1155

## 参考文献

### 史料：

1. Engelbert Kaempfer, *The History of Japan*, London: Printed for the Translator, 1728. Facs. Ed. Tokyo, Yushodo, 1977
2. エンゲルベルト・ケンペル著、斎藤信訳『江戸参府旅行日記』東京：平凡社 1977
3. エンゲルベルト・ケンペル著今井正編訳『日本誌：日本の歴史と紀行』第1分冊－第7分冊 東京：霞ヶ関出版，2001
4.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刊行『日本関係海外史料 オランダ商館長日記』（原文編11冊、訳文編15冊）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2007

### 文献：

1. ベアトリス・M・ボダルト＝ベイリー著、中直一訳『ケンペルと徳川綱吉：ドイツ人医師と将軍との交流』東京：中央公論社 1994
2. 桑田忠親著『徳川綱吉と元禄時代』秋田書店，1975.

(程永超：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課程)